

舊志整理叢書

鎮遠府志

貴州省鎮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舊志整理叢書

鎮遠府志

貴州省鎮遠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鎮遠府志

責任編輯 王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鄭州市農業路七三號)

河南省鄭州信息工程所制版承印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本 五七·七五 印張 一一三一 千字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三〇〇〇册

ISBN7-5348-1522-3/K·560

定價：一二八元

前言

《鎮遠府志》的整理，是遵照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關於開展地方志整理工作問題的決定》及在全國舊方志整理工作會議精神指導下進行的。我們整理出版的目的，是批判地繼承舊志中蘊藏的文獻資料精華，貫徹『古為今用』的方針，使其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發揮社會效用。

鎮遠府，地處黔東，歷史悠久。從漢高祖五年屬無陽縣起，至明、清建州置府，直到廢府改道的兩千多年歷史長河中，它一直是黔東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和兵家必爭之地。素有『湘黔咽喉』、『滇黔鎖鑰』、『水陸要衝』、『商賈輻輳』的殊譽。更兼以名刹古寺，宮殿園林，秀山勝水，物產豐富，氣候宜人的得天獨厚特點，堪稱『西南一大都會』。這裏的歷代各族人民，勤勞勇敢，為這片熱土的開墾、發展、建設，頑強拼搏，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

整理出版的《鎮遠府志》，包括沿革、疆域、山川、物產、城池、軍制、人物、藝文等二十四卷，是先賢遺下來的豐富文化遺產，是考證鎮遠府屬夏、商以來直至清末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民族等問題的寶貴資料，是資治育人的好教材。它為考證和開發歷史文化名城鎮遠，起着『補史之缺，參史之誤，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重要作用。它將為黔東及我縣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具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整理該書，是一項浩繁的文字工程。它是在舊志（抄本）的基礎上進行了點校、考證、糾誤和補充，客觀地記敍了鎮遠府兩千多年的興衰演變過程。它的出版，蘊筆耕者的良苦用心和奉獻，含支持和關注者的拳拳赤誠。是衆手澆鑄的瑰寶，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謹向為之付出辛勤勞動，給予支持和關注該書出版的社會各界仁人志士表示由衷的感謝。

『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要想政通人和，百業俱興，『治縣良策』，據何而來？志為鏡，攬照古今。我們願和全縣人民共勉，讓我們都來重視它，研究它，利用它，為鎮遠的改革開放，經濟繁榮，為人民富裕幸福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而團結奮進！

中共鎮遠縣委員會書記 許德璋

鎮遠縣人民政府代縣長 楊猷光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

說明

說明

- 一、本書包括清乾隆《鎮遠府志》、《鎮遠府志》（新編本）、《鎮遠府志·前事志》。
- 二、點校
- （一）、《鎮遠府志》二十八卷，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一七八九年）知府蔡宗建主修，龔傳紳等纂修，歷時三年，書成付現據貴州省圖書館一九六五年復制南京圖書館藏本的版本點校。

（二）、對原志中明顯的錯別字，直接改正；對存疑的字詞，保留原文，將擬改的字詞，注入括號『（ ）』內；對缺文，加方框『□』補之。原志人物在不同卷中有重複記述，仍舊不動。

（三）、志中插圖，均照原樣復制後，分別擱置原位。

（四）、志中對少數民族的貶辱、歷史偏見和其他觀點的錯誤，為保存原貌，以供研究，不加糾駁。

（五）、原書係繁體字，直排，無標點。點校後，標點斷句，仍為繁體字豎排。

三、新編本

- （一）、資料來源：清乾隆《鎮遠府志》、民國時期《鎮遠府志》（手稿）以及建國後所徵集的史料。
- （二）、時間：上溯有史以來，下迄清末。其間某些史料，由於年代久遠，文獻難徵，斷限難求一致。
- （三）、新編本「人物」在不同卷中仍有重複記述。
- （四）、書中仍有對少數民族的貶辱、歷史偏見和其他錯誤觀點，為保存原貌，以供研究，亦不予以糾駁。
- （五）、書中干支紀年之後，注明公元年號。
- （六）、為全書統一，新編本仍為繁體字、直排。
- （七）、插入原鎮遠府屬中名勝風光、文物、民族風情等彩照。
- （八）、新編本為二十四卷。

鎮遠府志序

序（一）

自唐元和時，郡國皆有志，而天下之操觚者樂爲之，考其山川風土以備掌故，俾後之文獻有足徵焉。黔地僻在荒服，雜處苗夷，兩漢以來，類皆羈縻勿絕。郡縣之置，始於明初。其先，太史之輶軒不到，皇華之諭度無聞。何鏗《遊名山記》獨於黔等諸自檜，近時海內所得見者，郭青螺《黔記》、田蒙齋《黔書》而外，寥寥不數觀。余昔從征緬甸，抵鎮遠，見其山川雄峻，據沅、湘之上游，當滇、黔之孔道，爲西南一大都會。其間溪流之峭急，民苗之萃集，凡余蹤跡所經九州形勝之地，鎮遠實居一焉。夫山水峭急，則物產不能豐；民苗雜處，則訟獄不得息。官斯土者，皆簿書鞅掌之不暇，又何暇搜葺舊聞，網羅放失，以成一郡外史、小史之遺篇乎？

今秋，余自山右荷蒙聖恩，移節黔中，入獎州之域。縱觀山林蓊鬱，園墾繡錯，恍若舊遊，而蕃庶過之。太守蔡君，素以能吏擢守是邦，庶事畢舉，尤以郡無舊志爲亟。公餘，輒延訪郡之耆宿與屬邑之圖籍，搜討掇拾，考古證今，大率以建置沿革、山川道里爲綱，而附以風俗、物產、官師、選舉，以迄奇人魁士、名篇偉製，鮮或遺焉。書成，乞序於余。按閱其書，而志蔡君爲能得政之要也。抑余聞之，鎮遠自唐中葉，後迄元初，沒於蠻獠者幾八百年，故其風俗犷悍，法令捍格，越界侵田，忿爭鬪訟，較他州爲甚。國朝平九股生苗後，特設丞倅分治其地，承平數百年，年，狹、苗等諸齊民、商賈，往來熙攘。我皇上天下一家，視邊圉猶腹里。而猶時時以綏戢苗民爲訓誡，則余與蔡君又將何以除積習而化其蠻風，與茲書並垂永久？固不僅山川道里諸事宜足以備掌故、資文獻而已，蔡君勉乎哉！

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嘉平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嘉興馮光熊序。

序（二）

志，即史之一體，作者蓋憂戛乎難之矣！而郡縣之志又與通志異。通志言一省，貴乎簡；而該郡志言一郡所屬，貴乎詳而確，非徒備掌故也。且使居是邦、遊是邦者讀之，身之所處，耳聞目見，按籍而稽某地、某事、某言，果不異志所載也；某門、某類、某條，今何殊志所云也？則是非得失之故曉然。必有以興起從善之心，堅其從善之力，大而禮樂兵戎，小而日用飲食，靡不凜凜焉。敬慎講求，歸於實際，德行、言論、政事、文學，胥可於此求而得之。

黔省下游多割楚南、粵西、蜀東地附益，《通志》已極詳明，而各郡有志者鮮。鎮遠爲溪洞舊地，滇黔門戶，下接辰、沅，其建置沿革、山川形勢、學校、官師、人物之盛衰賢否，與夫風俗殊致，物產異宜，非有志何以按今稽古？而上之人所以施治，下之人所以承化者，不幾無所據哉！

郡伯玉沙蔡公，以賢能遷守此土，振學興文，黜浮崇實，鋤強右良，美政畢具，灝陽士民化之。顧猶以爲善始必當善終，暫行不如勿壞。念鎮之舊志遺失久，慨然創修之，乃與龔孝廉伯書諸君子，按《通志》，並網羅殘缺，搜抉舊聞，編爲是書。分爲二十一門，首疆域而以方外終，序次具有深意，體裁一根史例。志疆域則古今分屬，援引考據必得其實；志關梁則道路攸往，防兵多寡必詳其地與數。名宦之未經請入者，附載而不缺；鄉賢之未經請入者，附志於人物。而考辨夜郎、且蘭、牂牁、清江等處，則地界分曉，水道詳明。論列習尚數條，則切中弊流之所至。而默寓戒約之微衷，凡所以維風俗、正人心，謹備豫，尤爲切至。是非真能以實心行實政者，不易爲也。吾願居是邦、遊是邦者之於是書，勿徒作志書觀也。

時按試鎮陽，公書適成，請觀競編，因書於後。

乾隆庚戌冬至日，欽命提督貴州學政、內閣中書兼翰林院檢討。

陸湘撰

序（三）

貴州一隅，前人視爲荆梁南境外荒裔之地，是以志方輿及山水者皆不及焉。然『郡曰牂牁，縣曰且蘭』（見《漢書》及桑欽《水經》、許慎字指），『水曰無水』（見班固志《地理》及酈元注《水經》），尚非蒙鑿諸蠻地所能比也。予好爲地理之學，今年冬，奉命視學黔中，自常德以南，即沿無水行抵鎮遠，見其山水回互，地形高下，以爲當去故且蘭不遠，迨檢諸地志，悉無與我合者，心竊疑之。

適太守監利蔡君創修《鎮遠府志》成，舉以示余。其條分縷析，星羅棋布，以爲獨爲其難。既又讀其夜郎、牂柯、且蘭等考辨，而歎蔡君之精於地理，實有先獲我心者焉。余亦何以序之？亦惟舉余之與蔡君合者，還以質之蔡君而已。

蓋欲知牂柯郡所在，必當以故且蘭爲證。《漢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牂柯郡皆首列故且蘭。司馬彪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前漢雖不言牂柯郡治何所，亦當治且蘭可知，此一證也。欲知故且蘭所在，又當以沅水爲證。《地理志》『故且蘭』下，班固原註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三千五百三十里。』若沿舊志，以遵義爲且蘭，而以烏江爲牂柯江，今考遵義諸水，通流他處者凡四：湘江、洪江、仁江，則皆注烏江者也，烏江則合三江北流入涪水者也，與沅水相距甚遠，則不得以遵義爲且蘭明矣。此二證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緣江而上也。』是由江入沅，由沅入無可知。《後漢書·西南夷傳》則並云：『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則語更明顯可證，非從涪水矣。此三證也。《水經》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镡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而酈注則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爲之無水。』一曰沅水，一曰無水，明無水，實沅水之上流，並可統名之曰沅水。此四證也。常璩《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據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據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夫登岸步戰，必水道不能通舟，故須據船於此。今無水至鎮遠以上即劣不容舟，川行至此，必須登陸。此五證也。又《地理志》『故且蘭』下，引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而《西南夷傳》云：『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今鎮遠郡實爲入滇要道，則且蘭侯故邑，當在鎮遠無疑。此六證也。凡此諸證，皆可以推廣蔡君之說，是以略述焉。他若《水經》以無水爲旁溝水，及《晉書·地理志》故且蘭有沈水，尚當細考。今古之異名及川塗之通塞以附於蔡君此志之後，俾後之撰方志者有所據焉。

鎮遠府志

序三

四

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小除前一日。賜進士及第、文淵閣侍直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石經收掌及詳覆官、提督貴州學政、壬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加一級紀錄四次。

陽湖洪亮吉序

序（四）

昔人謂作史莫難於作志，而作地志爲尤難；余謂作地志莫難於黔志，而作黔之郡志爲尤難。何者？黔省開闢較遲，文獻闕略，欲有著述，匙所徵據。故《通志》至明嘉靖間，始經督學謝公創修，其後，中丞劉公暨江公相繼修之，而其書均失傳，惟青螺郭公《黔志》僅有存者。

人國朝以來，一修於康熙三十一年，再修於乾隆六年，以次增詳，可稱完善。至各府志則鮮有修之者，考《通志·藝文》，惟載前明思南、黎平二郡志序，今皆無其書，其他則並無其文矣。豈果無一可紀歟？抑亦徵考之維艱？而司土者之未從經意也。夫省志貴簡，而郡志貴詳，省志所不及載，賴郡志以補之，故郡志之宜亟修，與省志等。矧鎮遠爲全黔門戶，險要冠於諸郡，近又增以台拱、清江、天柱諸屬，幅員益廣，事蹟彌多。

而凡聖朝之威德遐敷，疆域之沿革無定，民風士習之蒸蒸向化，皆非舊籍所及載，尤不可不勤加採輯，以期有以信今而傳後。乃郡志自前明成化、萬曆間，郡守周公瑛、張公守讓先後創修，今僅存其序文、跋語，而其籍不可考。嗣此百餘年來，纂述闕聞，久將益加散軼，無以爲採風之獻，所關豈淺鮮哉！余兩次奉命來黔，三經其地，初入境，即聞太守玉沙蔡公有創修郡志之舉，心甚贊之。今志成而請序於余，余觀其搜採精勤，敍載明備，誠輿記之良規，巖疆之要冊也。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執此可以善治。然則披是錄也，其有據地志而考循吏以爲作史之資者乎！余尤願與太守共勉之。

欽命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紀錄十次 萬寧撰

序（五）

蓋聞車書一統，羅甸紀康濟之仁；志乘千言，邊徼述化成之義。區二路、十二部之疆域，王會可圖；更八番、十八衛之職官，專藩有制。黔稱荒服，苗有土風。第沅水通莊蹻之兵，夜郎王不傳民物；犍爲肇唐蒙之使，牂柯守莫辯山川。烏江、白水之歌，無關治術；瑞穀、嘉禾之說，幾類叢談。抑知椎髻卉裳，似豳風之人繪；蘆笙銅鼓，六俗當之堪書。山有傳而無須益記，水可考而不藉桑經。全黔不乏搜羅一郡，寧無採葺；惟增修不疎珥筆，斯纂舊堪勒成書。余以今歲陳臬黔南，即於秋仲先臨潯水，維茲鎮郡著有成編。領縣治者三，分郡守者二，星分軫翼，地接荆梁。虎踞城雄，誠楚滇之鎖鑰；龍盤峰峻，洵粵蜀之屏藩。黔中郡、武陵郡代易新名；鎮遠衛、偏橋衛，今存故址。阻五溪而控六詔，連百粵而距三巴。清浪，蕉溪，關倚山而戟立；迎僊，祝聖橋，臨水而虹飛。葉艇停篙，溪迴灘淺；筍輿需繩，路陡坡高。既深稽川梁因創之原，尤細參城郭廢興之蹟。爾其水陸交衝，人多負販，商賈輻輳，貨可經營。駢轡言旋，載黔雨滇風而往；舟橈戾止，溯江沱漢廣而來。地勢狹而路不岐，物產稀而民猶古。石屏山峭，秀逸二仙、五老之奇；鎮陽江清，流分邛水、石潭之派。霧散大小瀑布，香飄上下蓮池。紫皇閣前，藤蘿掩映；吉祥寺裏，竹柏交橫。洞廠於東巖華巖，中藏羅漢；屋列以石廠石柱，戶鎖煙霞。溪別松梅，楚水至琊川而盡；岑分鰲麓，黔山自施秉而多。香一柱而雲起爐巖，花五色而霞生筆岫。豈巖嶺未垂禹貢，遂少嘉名；溪源未志酈元，竟無勝蹟。自古在昔，早記登臨，我來自東，曾經遊覽，而且徵文不忘夫考獻，人傑更念夫地靈。諸葛洞斷碣苔封，地志漢賢之舊事；忠祠石碑字古，人懷忠藪之遺型。陳、楊以風雅著名，孫、龔以從容盡節。土兵協剿，何司馬威震洞蠻；絳帳橫開，陳廣文化行紳士。走泗城而棄宣慰，孝行堪稱；詩自樂而金莫汚，孤標誰繼？松筠柏節，烈女清操；藥竈藤牀，高真羽化。此皆忠孝廉節，無難稽古而證今；釋道仙流，自可闕疑而存信。若夫漢夷雜處，苗猓各殊。山下猿兜，肩負海巴蠻齒；水中猿狹，身攜竹簾漁籠。男計口而耕，女度身而織，獮獷之嗜好不同；綰髮以長簪，垂耳以大環，黑獮之彰施迥異。無鹽無絮，溪洞夷民；事訪事樵，下游蠻婦。是太史陳風之可採，爲職方記事之無遺，然後知貴州爲四省腹內之區，而鎮郡尤全黔咽喉之地也。

我朝治治頑苗，百蠻咸登衽席；恩敷南土，九股不肆兇殘。摩義漸仁，久遍淳風於巴濮；禮陶樂淑，尤先入境之潯陽。茲者太守留心掌故，不厭旁搜；多士刻意簡篇，雅能採擇。城市園廬之內，損故益新，悉源源而有本；山林品物之間，刪繁就簡，俱井井而有條。由是展卷以興懷，知沐熙朝化育；觀風而扼要，胥仰盛世宏圖。爰作發凡、起例

之言，不侈摛藻、揚芳之論。鑄梨告竣，因已成書而乞言；載筆雖繁，敢以側聞而略序。

欽命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加三級紀錄八次 黃城姜開陽撰

『鎮遠府志』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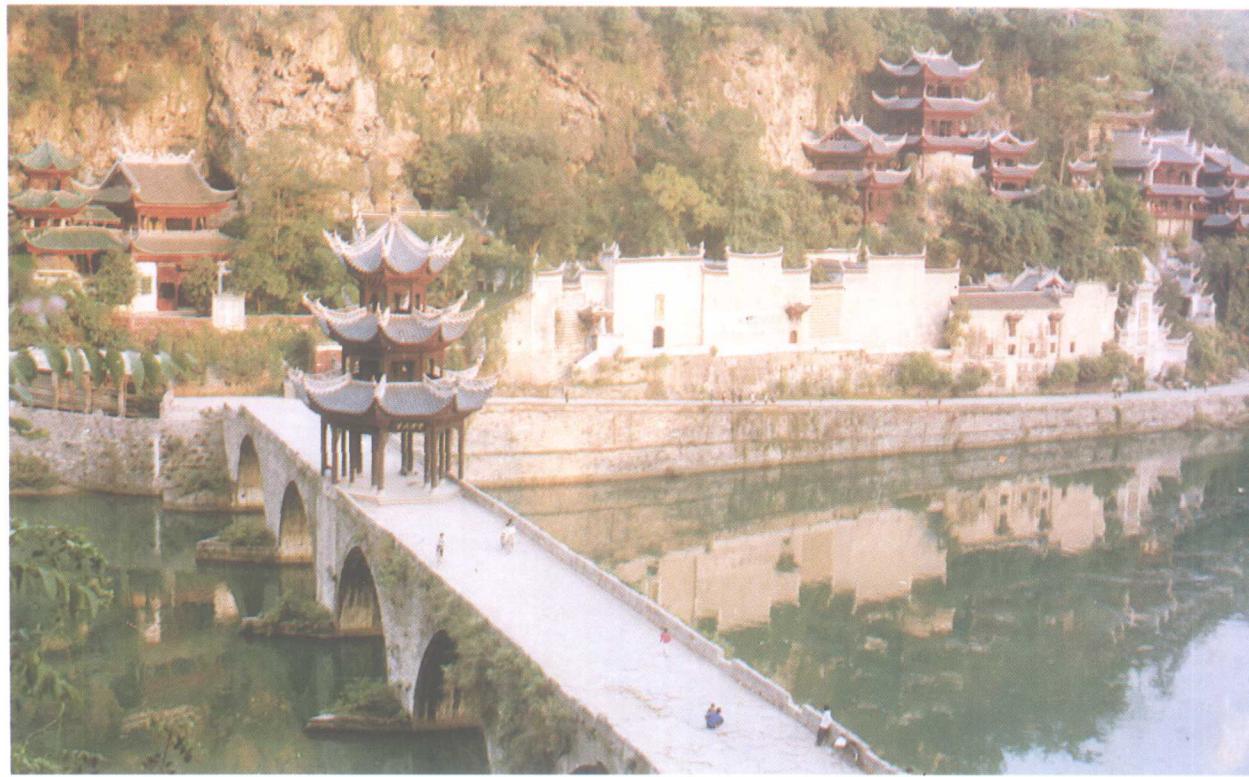
《白虎通》云：『夷者，蹲也，或曰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

我朝文教覃敷，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凡外墮窮郊，若山川、若形勝、若戶口、若賦役以至土會之宜、物產之細，兼入一統志者，靡不綱舉目張，考訂賅洽，匪以侈遠略也。荀卿子有言：『欲觀聖王之道，則於其燦然者矣。』典章經制，用以昭茲來許，且欲使有土之責者覽其風土，奉其政事，體認觀摩，以不迷於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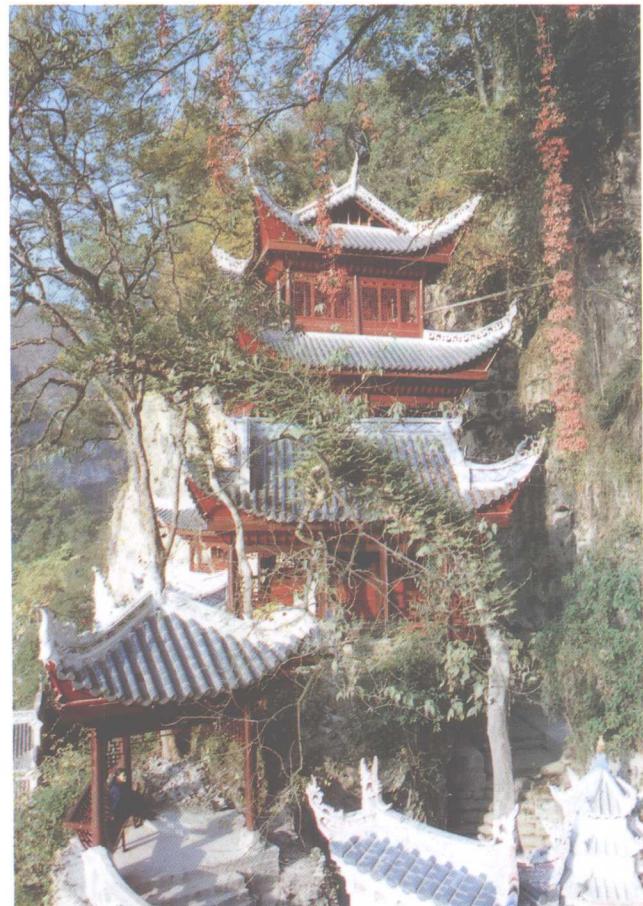
戊申春，予以眉州牧擢守鎮郡。郡故僻在南隅，宋、元以來，尚屬蕃部，洎明永樂十一年革兩宣慰，析置鎮遠，民俗丕變，蒸蒸日上，及我國家重熙彙治，威德遐敷，加以各上憲之宣揚德意，雖僻處邊隅，亦能洗濯自新。如鎮遠，其土瘠，其人樸，其俗儉，然土瘠則善心易生，人樸、俗儉，則教化易行。守土者能撫而教之，庶幾與畿輔庶績維新之政遙相輝映也。顧環徵掌故，僉云『無之』，不將遺一郡缺典歟！爰聘龔孝廉暨學博陳子名，猶子法賢，博採群搜，得《龔氏紀略》數篇，更加諮詢，乃於其闕者補之，軼者增之，凡百有五句，而規模始具。夫志爲史之一體，而修史之難，無過於志，江淹嘗言之矣。今以一郡之掌故，參稽互察，別類分門，亦豈有當於詳核。然而，屏山矗臺，瀕水洋洋，名勝昭然。瞭如指掌。又况學校選舉之典，忠孝節義之行，政治之興革，風俗之改易，縷晰之條分，未必不開卷而有益也。後之君子，倘鑒厥初心，矜其固陋，或更芟繁蕪而增缺略，於以奉揚聖天子一道同風之盛，則斯志之作，蓋可少乎哉！

時乾隆五十六年仲冬月，誥授朝議大夫知貴州鎮遠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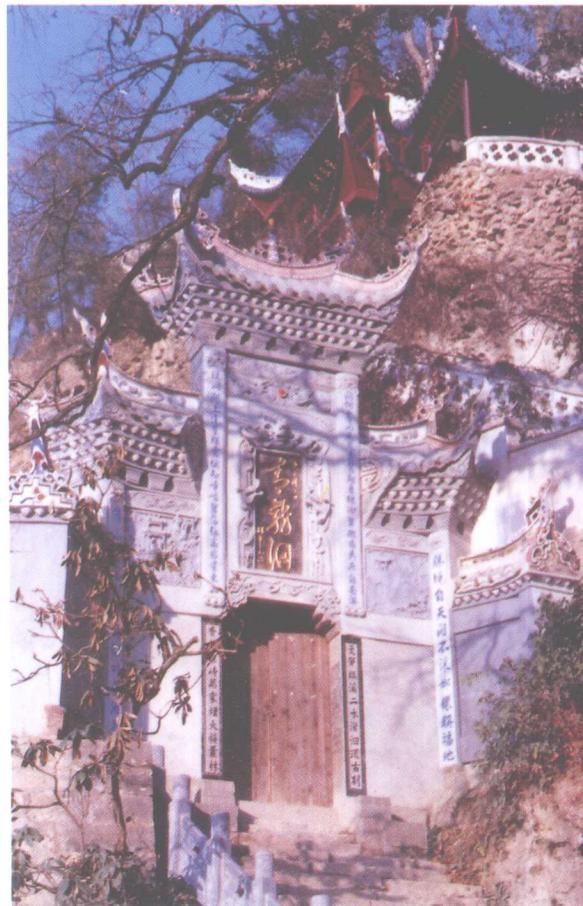
荆南蔡宗建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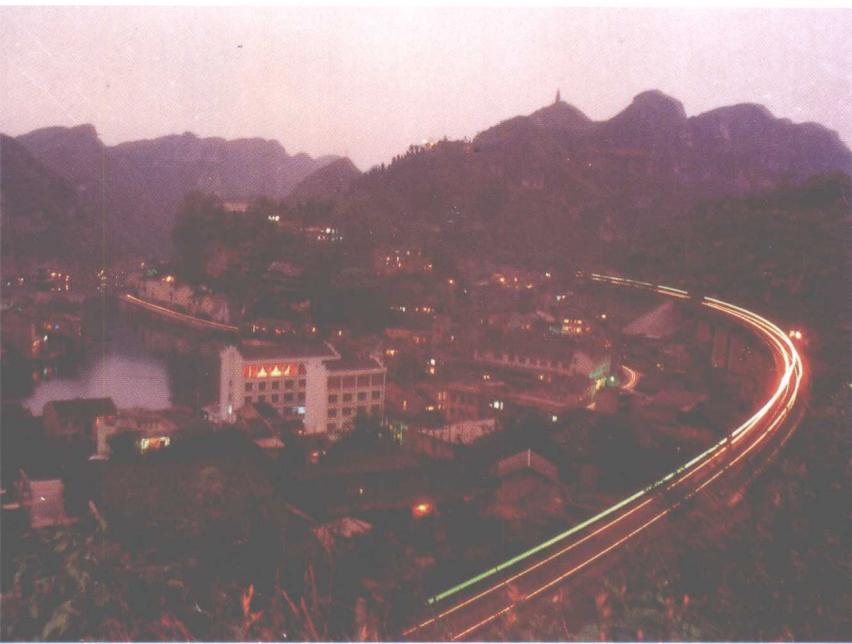
▲ 青龍洞古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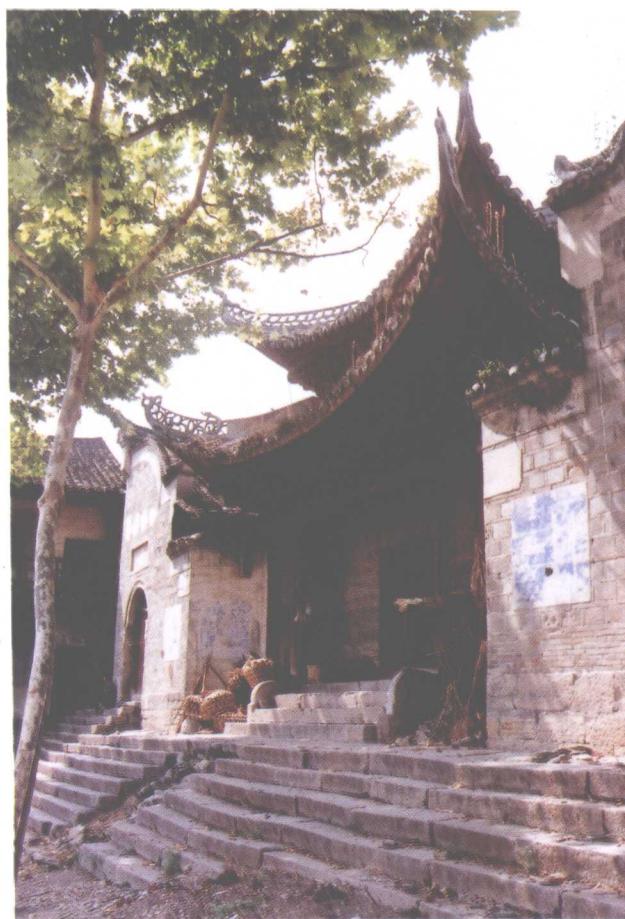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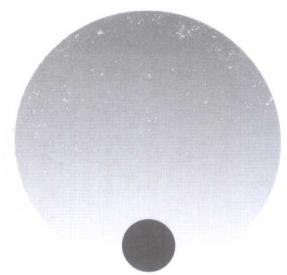
▲ 阳山書院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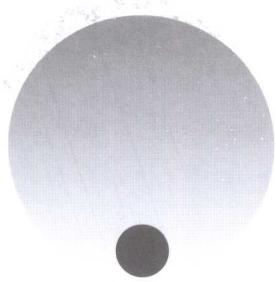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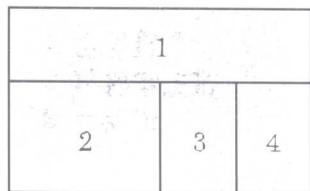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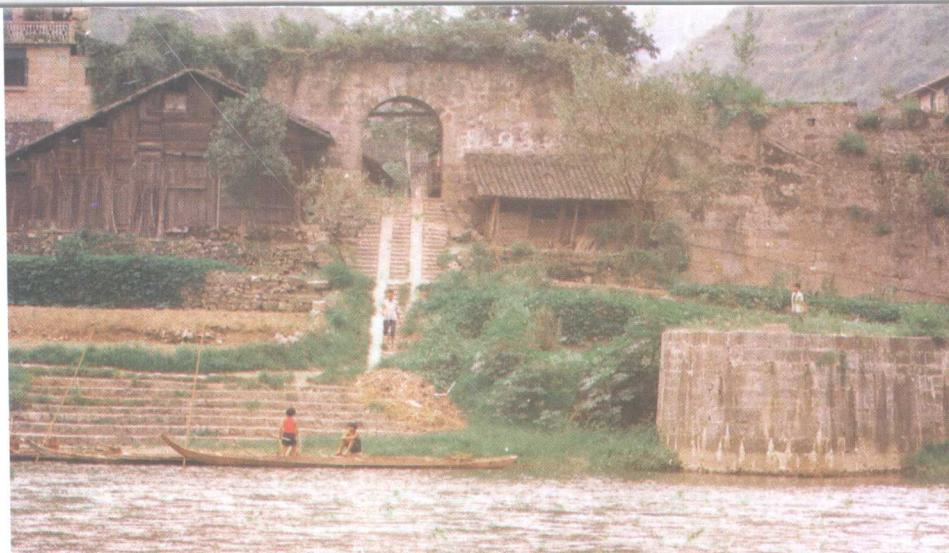
▲ 青龍洞山門



景夜城古 1
樓戲宮壽萬 2
道巷古 3
官後天 4







- | | |
|-----------|---|
| 墙城古 | 1 |
| 镇巨屏石 | 2 |
| 头碼古 | 3 |
| 碉磚群築建古洞龍青 | 4 |
| 橋聖祝 | 5 |
| 門山宮壽萬 | 6 |
| 殿官四 | 7 |

